

皇清經解

金

清

經

解

皇清經解卷四百一十六

學海堂

尚書後案

吳王光祿鳴盛著

周書

金縢

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

釋文曰豫本又作忬

王曰既克商二年克殷明年也

尚書疏

傳曰伐紂明季武王有

疾不悅豫疏曰武王以文王受命十三季伐紂既殺紂即當

稱元季克紂稱元季知此二季是伐紂之明季也

案曰詩豳風譜引鄭注謂武王于文王崩後六季伐紂後二

季有疾王及偽傳以為克商明季然經言既克商二季則是

既克商而又二季明不數克商之季也故鄭以為後二季王

及偽傳皆非是又說文卷十下心部念字注云从心余聲周書曰有疾不念念喜也羊茹切史記作不豫偽孔從之又改不為弗當以說文為正郭忠恕汗簡卷中之二云念古文尚書豫與說文合

二公曰我其為王穆卜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公乃自以為

功釋文曰為于偽反戚手歷反案曰穆史記作繆徐廣曰古書穆字多作繆

鄭曰二公欲就文王廟卜戚憂也周公既內知武王有九齡

之命又有文王曰吾與爾三之期今必瘳不以此終故止二

公之卜云未可以憂怖我先王也尚書疏。林之奇尚書全解二十六卷。史記三十

三卷魯周公世家集解傳曰穆敬戚近也召公太公言王疾當敬卜吉

凶周公言未可以死近我先王相順之辭周公乃自以請命

爲已事疏曰釋訓云穆敬也戚是親近故爲近也武王時三公惟周召與太公知二公是召公太公也言王疾恐死當敬卜周公言王既定天下當成就周道未可以死近我先王死則神與先王近也二公恐王死周公言王未可死是相順之辭鄭云云如鄭此言周公知王不死先王豈不知乎而慮先王憂也

案曰鄭以穆卜爲就文王廟卜者僖二十四年傳富辰言管蔡等國爲文之昭邢晉等國爲武之穆疏云自后稷以後一

昭一穆文王于次爲穆是文子爲昭武子爲穆

說詳酒誥

故鄭以

穆卜爲于文王廟卜也逸周書卷一文酌解云三穆一絕靈破城二筮奇昌爲三龜從兆凶似穆卜爲古人問卜之名蓋

周家有大事輒詣文王廟卜其後遂名此卜曰穆卜傳訓穆
爲敬雖本釋訓穆穆爲敬其義非也鄭又云周公內知云云
者據禮記文王世子文也傳解戚爲近旣屬穿鑿且周公方
欲止二公之卜而自爲請代如徒爲相順之詞則當與二公
同卜矣何爲獨自潛卜不使二公知乎傳非也周公知王不
死而必請代者君疾方危憂之深也止二公卜而自以爲功
者公親二公疎也功史記作質謂公以已質于三王以代武
王是亦得爲一義但下文乃得周公所自以爲功史記亦作
功不作質則此自當從功謂公欲爲已功如鄭義也

爲三壇同墠爲壇於南方北面周公立焉

釋文曰壇徒丹反墠音善

鄭曰時爲壇墠于豐壇墠之處猶存焉

尚書疏

馬曰壇土堂

釋文

傳曰因太王王季文王請命于天故爲三壇壇築土墀除地
大除地于中爲三壇疏曰三王每王一壇故三壇除地爲三
壇又爲壇于南方亦當在此墀內但其處小別故別言之周
公北面則三壇南面可知

案曰鄭云云者漢地理志酆水出扶風鄠縣東南後漢書言
鄭鹵入關事馬融則鄭曾至酆親見遺址也傳云壇築土墀
除地者祭法注云除地曰墀封土曰壇謂墾去艸萊闢除空
地爲墀卽于其中聚土築之爲壇也吳澂曰古禮凡於遠祖
之無廟者及宗子去其宗廟而在他國者及支子雖在本國
而於禮不得入廟者或有禱告必須墀地爲壇以棲祖考之
神周公支子爲臣故不敢告廟而爲壇以告也

植璧秉珪乃告太王王季文王釋文曰植時織反徐音置○案曰史記作戴

鄭曰植古置字尚書疏○陳櫟書傳纂疏四卷○詩二十傳之三卷商頌那疏○司馬光類篇六卷中

曰璧以禮神植置也置于三王之坐周公秉桓珪以為贄告

謂祝辭疏曰周禮大宗伯以蒼璧禮天詩說禱旱圭璧既卒

是璧以禮神周禮公執桓圭知周公秉桓圭

案曰鄭云云者論語植其杖而芸蔡邕石經作置其杖而耘

商頌那篇置我鞀鼓箋云置讀曰植說文植字重文作櫛集

韻亦或作櫛汗簡卷中之一亦有櫛字云見裴光遠集綴是

植置同也珪者古文圭字見說文土部傳云璧以禮神珪以

為贄而非禮神者蓋因一植一秉推而知之

史乃册祝曰釋文曰祝如字或之疾反○案曰册史記作策古字同用

鄭曰策周公所作謂簡書也祝者讀此簡書以告三王

史記魯周

公世家集解傳曰史爲冊書祝辭也

案曰鄭以冊爲策謂簡書者冊策同儀禮聘禮記云百名以上書于策不及百名書于方注云名書文今謂之字策簡也方板也疏云簡者未編之稱策是衆簡相連之名鄭論語序云易詩書禮樂春秋策皆尺二寸孝經謙半之論語四寸三分居一又謙焉是策長短鄭注尚書三十字一簡服虔注左氏云古文一簡八字是簡容字多少百名以下不假連編之策一板書盡故言方板也此祝詞百二十八字故書于冊也鄭以策文周公自作而傳云史爲冊書祝辭非也

惟爾元孫某邁厲虐疾

釋文曰邁工豆反

鄭曰諱之者由成王讀之也尚書疏傳曰元孫武王某名臣諱

君故曰某厲危虐暴也疏曰本云元孫發諱曰某牧誓不諱

發此獨諱之孔惟言臣諱君不解其意鄭云成王讀之當謂

成王開匱得書王自讀之至此字口改爲某史錄爲此篇因

遂成王所讀故諱之牧誓王自稱者令入史制爲典故不須

諱

案曰鄭云云者此冊周公作之以告三王父前子名斷無諱

發而稱某者厥後成王得此冊讀其文必不敢稱名必言某

矣史官記成王感悟迓公之事追叙其始詳錄冊文因成王

之讀而改發爲某鄭說確不可易傳惟言臣諱君不知所謂

臣者爲誰若謂初時作冊卽諱則武王尚在而諱其名是預

死其君也。且周公祭文王，徹詩猶曰：克昌厥後。今武王未沒，又當三王前，安得諱其名乎？若謂錄此篇書時，乃諱之，則成王得此冊時，已當舍故諱，新之後猶直斥武王名乎？僞孔欲求異于鄭，而不顧其說之動輒有違也。

若爾三王是有丕子之責于天，以旦代某之身。

釋文曰：丕，音悲。反馬同。徐南眉

反鄭音不

鄭曰：丕，讀曰丕。愛子孫曰子。元孫遇疾，若汝不救，是將有不愛子孫之過，爲天所責，欲使爲之請命也。

尚書疏：○司馬貞史記索隱十卷

傳曰：大子之責謂疾不可救于天，則當以旦代之。死生有命，不可請代。聖人敘臣子之心，以垂世教。疏曰：責讀如左傳施舍已責之責，謂負人物也。大子之責于天，言負天一大子謂

必須死鄭讀丕曰不與孔異鄭元弟子趙商問元曰若武王未終疾固當瘳信命之終雖請不得自古以來何患不爲元答曰君父疾病方困忠臣孝子不忍默爾視其歔歔歸其命于天中心惻然欲爲之請命周公達於此禮著在尙書若君父之病不爲請命豈忠孝之志也

案曰鄭云云者中庸子庶民鄭注子猶愛也皋陶謨曰予弗子故不子爲不愛丕讀不者說文云丕大也從一不聲丕旣以不爲聲自可借爲不字尙書以丕爲不不爲丕者甚多鄭讀丕爲不正其讀耳非改其字也史記丕作負蓋不有跗音又有浮音負與跗浮皆語有輕重耳是假借字也白虎通曰天子曰不豫言不復豫政也諸侯曰負子子民也言憂民不復子之也公羊傳曰屬負茲禮記音義曰天子曰不豫諸侯曰不茲然

則子可通作茲不亦可通作負猶禹貢陪尾史記作負尾也隋書移檄曰庶無負子之責亦以負爲不索隱乃

云謂三王負于上天之責是不識負字故也且云鄭讀不爲負妄改鄭讀以遷就史記大可異矣若傳言大子之責謂疾不可救於天義甚闇晦疏曲附之謂責如左傳已責之責言負天一大子是何言哉總由誤會史記負字而牽合傳意耳可見漢人所用之字唐人已罕識矣

子仁若考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乃元孫不若且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

傳曰我仁能順父又多材藝能事鬼神言可以代武王之意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用能定爾子孫于下地四方之民罔不祇畏

馬曰武王受命于天帝之庭布其道以佑助四方

史記魯周公世家集

解

案曰馬以帝爲天者大雅文王在帝左右毛傳以帝爲天是

也敷爲布者禹貢鄭注義同也佑爲助者釋詁右助同訓勳

故得轉相訓說文卷八上人部無佑字古但作右卷三下又

部云右手口相助也是也

嗚呼無墜天之降寶命我先王亦永有依歸

案曰魯世家寶作葆留侯世家徐廣

注云史記珍寶字皆作葆然則寶葆通也

鄭曰降下也寶猶主也有所依歸爲宗廟之主也

史記魯周公世家集

解○案曰猶主也俗刻誤作猶神也今從震澤王氏刻改

案曰鄭云降下也者說詳禹貢寶猶主也者周易繫辭傳云

聖人之大寶曰位天命武王居天子位為天下主是寶命也
又云為宗廟之主也者哀公問云為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彼
疏據駁異義指謂天子是也

今我即命于元龜

馬曰元龜大龜也

史記魯周公世家集解

傳曰就受三王之命于大龜

卜知吉凶

案曰馬云云者說詳西伯戡黎傳以即為就釋詁文

爾之許我我其以璧與珪歸俟爾命爾不許我我乃屏璧與珪

案曰書傳會選屏卑正反

馬曰待汝命武王當愈我當死也

史記魯周公世家集解

傳曰屏藏也

案曰馬以俟為待者釋詁及說文卷十下立部皆云俟待也

卷八上人部俟字則云大也引詩伾伾俟俟爲證今以俟爲
族或俗訛或古通也傳以屏爲藏者說文尸部云屏蔽也屏
有隱蔽義故爲藏禮記曾子問天子諸侯將出以幣帛皮圭
告于神明奉以出反必告設尊卒歛幣玉藏兩階之間是以
玉禮神事畢藏之也

乃卜三龜一習吉

傳曰習因也以三王之龜卜一相因而吉疏曰習則襲也襲
是重衣之名因前重之故習爲因也三龜並卜卜有先後後
者因前故云因也周禮太卜掌三兆之法一曰玉兆二曰瓦
兆三曰原兆三兆各別三代法也洪範卜筮之法三人占從
二人之言是三代之法並用之故知三龜三王之龜未見占

書已知吉者卜有大體麤觀可識也

案曰三龜以為太卜三兆可也而傳云三王之龜疏云三代法意指夏殷周則非也蓋太卜三兆三易鄭意皆不指夏殷周玉兆與土原兆乃灼龜發火似玉瓦原之罅原原田也說已詳洪範

啟籥見書乃并是吉

釋文曰籥于若反徐以畧反并必政反○案曰鄭周禮卜師注引啟作開

鄭曰籥開藏之管也開兆書藏之室以管乃復見三龜占書

亦合於是吉

尚書疏○王天與尚書纂傳二十四卷

馬曰籥藏卜兆書管

釋文

三吾等書傳會選四卷

王曰籥開藏占兆書管也

尚書疏○史記魯周公世家集解

傳

曰三兆既同吉開籥見占兆書乃亦并是吉疏曰占兆別在于藏太卜三兆之下云其經兆之體皆百有二十其頌皆干